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您能再骂我一句吗

□倪超军



小时候的我,对一切新鲜玩意儿都充满好奇,尤其是外婆家那些看似普通的小物件,总能激发我无限的“探索欲”。我常常干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,比如把外婆家的锁,或是其他小巧的东西藏起来,然后躲在一旁,偷偷观察大人们着急寻找的样子。

每一次少了东西,外婆总能第一时间锁定我这个“捣蛋鬼”。只见她双手叉腰,眼睛瞪得圆圆的,佯装生气地朝我走来,嘴里念叨着:“你这调皮鬼,又把东西藏哪儿去啦?一天天恁不省心,就知道给我捣乱!”那一连串的责骂声,虽

然听起来挺凶,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,反而心里美滋滋的。在我小小的心里,那是外婆对我独有的宠爱,是只属于我们祖孙俩的特别互动。

夏日的夜晚,繁星点点,外婆总会摇着蒲扇,把我拉到身边,给我讲过去的事儿。“你知道吗,你妈妈小时候啊,也是个馋嘴猫。有一回,趁我不注意,偷偷爬上灶台,去偷吃刚做好的点心。我发现的时候,她嘴边还沾着碎渣呢!我当时就把她好一顿骂,可你妈呀,还冲我做鬼脸。”外婆说着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“还有你舅舅,调皮得很,爬树掏鸟窝,把衣服划破了好几个大

口子。我骂他,他还笑嘻嘻的,根本不当回事儿。”听着这些故事,我仿佛能看到小时候的妈妈和舅舅,在那些骂声中,一边调皮捣蛋,一边茁壮成长。

似乎我们这些当儿女和孙子的,都是在这些充满爱的骂声里长大的。那一声声责骂,就像温暖的阳光,照亮了我们的童年,里面藏着外婆深深的爱,更有着她心底最纯粹的暖。

然而有一天,一切都变了。外婆病倒了,躺在病床上,面容憔悴,往日的精气神消失不见。舅舅和妈妈满脸泪痕地守在床边,我们这些孙儿也围在四周,满心的焦急与不舍。我紧紧握着外婆的手,那双手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力,变得瘦

骨嶙峋。

那一刻,我多么希望外婆能像以前一样,哪怕再狠狠地骂我一顿也好。舅舅哽咽着说:“妈,您再骂骂我吧,就像小时候那样,我保证以后都听话。”妈妈也在一旁哭着恳求:“是啊,妈,您骂骂我们,我们愿意被您骂,愿意永远被您骂着。”

我们全都跪在地上,眼里满是期盼,希望能用这种方式,换回外婆那熟悉的责骂。那是我们心底最珍贵的声音,可外婆只是虚弱地笑了笑,再也没能说出那些责骂的话语。

让我们珍惜那个骂我们的人吧,因为在那骂声中,有着深深的爱和暖暖的情。

灯下漫语
engxiamanyu

霸 梯

□李志联

生活中,人们听到、遇到最多的带“霸”字又深恶痛绝的是“霸座”,还有“霸市”(菜霸、肉霸、鱼霸)、“霸路”(霸道)等。前两天,我遇到了一个新型奇“霸”。

我居住的小区绿化好、交通便利,美中不足的是电梯紧张——一梯两户的高层,上下班高峰期经常排队。为了提高运行效率,大家互帮互助,一人进电梯,若听见有人刚进楼道口,便友好地喊一声“快点,电梯来啦”。于是,后来的人紧走几步,有时还会一边紧走一边招呼同伴“快点,电梯里边有人”。随之,长幼齐聚,众声喧嚷,济济一梯,满载而起——零食、水果、青菜、鱼

肉,五色六味,邻情融融,其乐陶陶。

凡事总有例外。那天下班,我刚入电梯,便听见楼道门的开启之声,遂伸手按住开梯键等待,进来一位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子。再听外面,似乎楼道口外暂时无入,遂分别按键上行。这位中年男子先我到站,但在即将开门出电梯时,他却伸手按了一下某高层键——电梯内并无第三人,这是什么神操作?他可能是察觉到了我的诧异,嘟囔了一句“忘带东西了,拿了就出来”。

我恍然大悟——他为了自己稍后用梯方便、优先,动了心思,施了小计,让电梯先按他设计的虚拟路线继续上行,等他拿了东西回来正好接

着使用,无缝衔接。即便那些正在一楼等待上楼的邻居再焦急,也必须等电梯先运行到这个虚拟的高层之后再下行。这期间,估计这位戴帽男子已取物返回,继续轻松优先用梯。

这算什么事?真是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。我瞬间想起来一个词:霸梯!

人类文明源远流长,洋洋大观,所谓部分“劣根性”素来就有“不讲规则、贪图小利、损人利己”等陋习积弊,倘若聪明才智都用在诸如此类的贪图之事、功利之举上,长此以往,恐怕城将不城、国将不国。绝非危言耸听!

生活中的芸芸众生,都有时间成本,电梯等公用设施也有运行成本。为了自己方便、

优先,而额外增加他人的时间成本和社会的公益维护成本,实不可取,应予制止,甚至谴责、追责。当然,若遇危重病情、紧急赶车、突发抢险等特殊情况,“优先使用”则另当别论。

但那天看那戴帽男子言语舒缓、云淡风轻,似乎并无特别紧急情况。正义驱使,恍然大悟之后,在出梯之前,我果断连点两下那并无实需的高层按键,戳破了子虚乌有的“优先使用”幻想泡沫,使电梯恢复了应有的正常秩序。

出梯后,看着即将下行的电梯指示灯,我忍不住想,所谓“高科技”,所谓“新智能”,或许并非越高越好、越新越明,至少应有规则约束、有规范限制、有监督惩治。否则,再现代化的生活,再时尚的众生,也会有崩盘的危险。

长河浪花
hanghelanghua

春来矣

□黄贤清

生活琐记
henghuosuoji

春天的遇见

□曹化君

立春了。小草醒了,花儿醒了,蜂儿醒了,蝶儿醒了……我的心绪也活泛起来,萌动出一个个小念头。

我要撒下一粒花种,我要种下一个愿望,我要去踏青,我要去爬山……最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,今天出门,我要把春天般温暖而灿烂的笑容送给所有的遇见。

这样想着,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洗漱完毕,走出家门。

我把笑容送给残月,我把笑容送给银杏树,我把笑容送给麻雀,我把笑容送给红绿灯,我把笑容送给舞剑的大爷

跳舞的大妈,我把笑容送给一树树迎春花腊梅花,我把笑容送给一摊摊苹果、香蕉、白菜、萝卜……

笑容突然僵在我脸上,我看见卖青菜的女摊主。她天天来早市,不管早晚,都把摊子摆在最好的位置。起初因为争摊位三天两头和人争吵,慢慢地都对她避而远之,那个最好的位置就成了她的专位。

这是旁边藕摊的男摊主告诉我的。

一天,我买了女摊主的青菜又去买男摊主的藕,扫码付钱时,男摊主嘟囔一句“准不够秤”,一边伸手拿过我手里的方便袋,放到秤盘上,颇有

些得意地说,“我没说错吧,而且差了不是一星半点。”男摊主让我找女摊主算账,我懒得去,但以后就没买过她的菜了,对她的摊子也避而远之。

“捎点儿菜吧,自家种的,新鲜着呢……”

女摊主一声接一声地叫卖,我忍不住朝她望一眼,瞥见她正摆弄蔬菜的皴裂得像枯树皮一样的手,心一软,送给她一个温暖而灿烂的笑容。

她朝我绽放出一个更加璀璨的笑容,开眉展眼地说,“捎点儿菜吧,自家种的……”我摇摇头,径直往前走。她却小跑着追上来,将一把芫荽塞

到我手里,喜气盈盈地说,“自家种的,不要钱。”

从此,她看见我就远远地和我打招呼,满面春风,仿佛他乡遇故人。她火一样的热情消融了我对她和她的蔬菜的抵触。每次买了她的菜,经过旁边的藕摊,男摊主总是“抢”过我手里的方便袋,放到秤盘上,每次都满斤足两。男摊主满脸惊异,不住地嘟囔,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

我在心里感慨应和,是啊,一个春天般温暖而灿烂的笑容托起了西边的太阳,天空永远明亮,每一寸河山都生机盎然,每一个角落都馥郁芳菲。

春风吹来
绿意不再深沉
嫩叶咬开门扉上的锈锁
要倾出岁月的秘密
天边的云彩曼舞
带走了寒冬的忧郁
公园的长椅上
时光在此停顿、回忆涌现
人们笑容灿烂
暖风中交谈,仿佛古今
悄然间,时光如梭
春风吹来的不只是暖意
泥土翻新,种子萌芽
世界开始喧嚣又静谧
在这无尽的轮回中
春风吹拂着生命的背影
每一处细节都是扎实的工笔
春风浩大,烈在其心
在这悠长的人生旅途
我欲驭风而翔